



「日」宫本辉 袁美范译
《泥河·萤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鲤鱼精和萤火虫

□张怡微

宫本辉作品集近日在一家出版社重版，收入了《泥河·萤川》《道顿堀川》《锦绣》《群星之悲》《春之梦》五部作品。为战后新一代国民作家，1978年他31岁时就以处女作《泥河》获得“太宰治赏”，隔年又以《萤川》获“芥川赏”。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改编成电影，尤以小栗康平的《泥水河》广为人知。

如果以儿童文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泥河·萤川》，宫本辉的文学技巧堪称精湛。他提示我们短篇小说的美学来自于不断地揭示生活的真相，这种真相、或者说伤害并不会被日常生活所重视。两部作品写的都是战败后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友谊的缔结。本来小孩子在一起呼朋引伴、甚至做些游戏，对成年读者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宫本辉却有巧计吸引故事真正该有的读者，重新反思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泥河》故事里的少年信雄家里开餐馆，父母都是善良的人，有一天信雄发现家附近开来一条船，从船上下来的小男孩在盗窃铁屑。这些铁屑属于一个马车叔叔，马车叔叔被倒退的马车碾压死于一场意外。来历不明的小男孩名叫喜一，他告诉信雄自己见过河里的鲤鱼精。出于对家园的热爱，使得信雄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他还曾目睹一个在河上捞沙蚕的老爷爷落水，并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是鲤鱼精吃掉了老爷爷。两个孩子玩到了一起，只有大人们知道喜一的来历和船屋的营生。有天喜一和姐姐银子到信雄家店里玩，喜一唱了一首半吊子军歌引起了信雄爸爸的感慨，信雄妈妈认真招待了这两个孩子，还送了银子衣服，直到店里不友善的客人大喇喇喝破，喜一的母亲是一名船妓，这令两个孩子十分难堪。尽管信雄不知道这嘲讽的真正内涵，他还是为好友感到难过，甚至在喜一被打的时候，信雄会在一边哭泣。喜一对信雄表达友善的方式就是把偷盗的赃物送给信雄，或者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处死河蟹逗信雄开心，信雄还想救一只漏网螃蟹，于是从船屋的一侧爬到另一侧，看到了喜一母亲做生意的场景。信雄不知道喜一的爸爸去了哪里，虽然自己爸爸总是在说战友的往事，他们不是死在战争中，就是死于战后，暗示我们喜一家的厄运来自哪里。信雄对喜一的友谊也总是感到恐惧，他同情他又怕他，直至快要搬家，他想要和喜一道别，发现喜一家的船慢慢地启程开走了。小说的结尾，是信雄追着船屋跑了好长好长的路，他一边大哭一边看到了一条巨大的鲤鱼出现在船后，为了让喜一知道他看到了鲤鱼精，他锲而不舍地奔跑着，一直到跑不动为止，鲤鱼也终于翻涌在泥河之中。

《萤川》同样设置了类似的“不可能存在的事物”——雪中的萤火虫。故事说的是1962年，一个家庭的变故之年，少年龙夫已到初三青春期，他老来得子的父亲事业垮掉，身体也日益垂危。父亲重龙曾有过一段婚姻，最终抛弃前妻，与母亲千代结婚，千代也曾有过一段婚姻，因丈夫酗酒家暴不看忍耐，放弃孩子离婚收场。战后因生活所迫，千代应征酒家的工作，并认识了重龙，简而言之龙夫的父母是“一个抛弃妻子也要与丈夫分开的女子最终竟嫁给了舍弃妻子也要成为孩子父亲的男子”所组成。实际上龙夫的青春生活十分苦闷、甚至有些寒冷。他厌恶父亲的老态。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各种要求去到处借钱为父亲治病。他唯一的乐趣是有了心上人英子，还有一个玩伴关根，可惜死于少年热爱的某次探险，父亲最终也离开了人世。家变之年，龙夫和英子及一位老爷爷踏上了寻找雪中萤火虫之旅。他们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几乎走出了凛冽的日常生活，直至布满稻田的水倒影出月光。一片漆黑中，他们看到了数十万计的萤火虫在川边起舞，“一大群的萤火虫就像是瀑布下方舞弄寂寞的微生物尸体一般，孕育着难以估量的沉默与死寂，一边向天空一遍又一遍地晕染出或浓或淡的光华。”这神秘亦是孕育的场景，仿佛代表着希望，当数量惊人的萤火虫开始纠缠英子时，英子的身体也发出朦胧的亮光，点燃了龙夫的错觉。

宫本辉有出彩的文学能力借由儿童/少年视角将反战的意图编织成奇幻的图景，他命名这个因战争所致的“男盗女娼”的家庭以水中之险的神秘感。鲤鱼精是喜一的谎言，信雄却看到了这虚幻的象征，因为他经历过切切实实的不寒而栗，是喜一的悲剧命运给他所带来的震撼。萤火虫之旅同样需要走过泥沼和水田，在龙夫看到繁衍生机的幻影时，千代的心中却燃起了奇异的悲鸣，仿佛这妖异的荧光是死亡的仪式，交织出往生者的形影。生与死在此幻境中得以辉映。



「法」米兰·昆德拉 蔡若明译
《玩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玩笑，一种小说道德

□育邦

在《布拉格精神》中，伊凡·克里玛以为布拉格精神的本质是“悖谬”，它是一个荒诞的悖论性存在。他写道：“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布拉格人，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布拉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卡夫卡小说中找出的形象、境况甚至准确的话，全都成了布拉格生活的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约瑟夫·K，他是布拉格作家哈耶克和卡夫卡的精神继承者，他的作品的人物总是包含着约瑟夫·K的荒诞和好兵帅克的玩笑。在年轻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卡夫卡现象之中：“他被关闭在自己生活的笑话中，有如一条鱼在鱼缸里，他不认为这滑稽。”1962年，昆德拉三十三岁，捷克小镇上发生一件小事：一个姑娘由于从公墓里偷花，把花作为礼物献给她的情人而被捕。这件事激发他写下了第一个长篇小说《玩笑》。

人生就是一场次第而来的玩笑，一个接着一个。《玩笑》即从一个小小的玩笑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学生路德维克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个玩笑，写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本书具体及物的“玩笑”，昆德拉认为：“那是一个具体的玩笑——明信片——同时也指历史悲惨可笑的特性。”而因这张明信片他被人告发，并被判刑，被送到矿区惩戒营进行劳动改造。在矿区，路德维克在监督和强迫中接受改造，直至脱胎换骨。但就在这生命与人性的荒漠地带，还是有小小绿荫和花朵来慰藉这个备受凌辱的年轻人。路德维克遭遇到露茜，他们同命相怜，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生命中一段最为凄惨的道路。他们正青春，他们产生了爱情的光电。路德维克的爱更多地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他受欲望的驱使要占据露茜的身体。而此时错位发生了，而露茜不作如是观，她是一个纯洁崇高的女性，她的身体曾屡遭践踏，对肉体之爱是厌恶的。于她而言，爱情是神圣崇高的、不可亵渎的，而性欲则是丑恶的。错位，这是《玩笑》中的另一个玩笑，这是小说家昆德拉的独特“匠心”。

十五年后，平反多年的路德维克故地重游，在理发店再次遇到露茜，然而他已经认不出她：“露茜，让我失去了她的雾中女神。”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他对露茜的爱是虚假的，只是迷雾中的蜃景，只是为了彰显自我的一次投射，而俩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交互。“是的，在这十五年里，每当我想念露茜的时候，其实还是站在那面镜子跟前，仍然望着我自己当年的影像。”露茜是《玩笑》中唯一被隐身的人物，她没有获得作者给予人物“自述”的授权。她是玩笑世界里的一个疏离者。露茜因为偷拿墓地的鲜花被抓住，这是激发作者创作《玩笑》的核心事件。路德维克的独白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他人的独白加在一起占有三分之一。“路德维克处在全部的光线之中，从里（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和从外（其他所有人的独白画出了他的肖像）都被照明了。”而露茜还未知知的存在，那是一个隐约出现并反对“刻奇”的坚硬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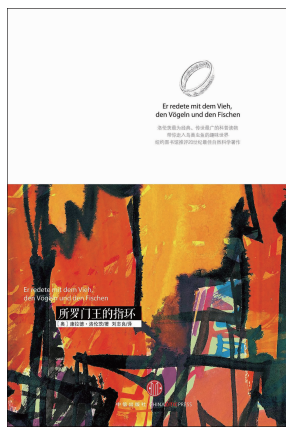
路德维克为了报复当年落井下石的学生会干事泽马内克，勾引了他的妻子埃莱娜。当他如愿以偿之时，才发现泽马内克已另有新欢，正恨不得抛弃埃莱娜。路德维克以玩笑的方式来复仇，未料到到头来却深陷一个更大更荒唐的玩笑之中。

《玩笑》中另一重要人物雅洛斯拉夫在捷克的民俗活动——马队游行——中是国王，那是他遥远而可考的幸福童年。而现实中的马队游行却是一个玩笑，他发现妻子与儿子合谋欺骗他，他的幻想同时破灭——他的王位后继无人，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国王”，那是历史与记忆给他开的一个玩笑。

所有人都在历史的褶皱中存在着，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玩笑是昆德拉的“发现”，他揭示了玩笑的广泛性、普遍性和悲剧性，并把它提升到全新现代主义的审美高度。正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那样：“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玩笑，这便是昆德拉给予小说的道德。

《玩笑》是喜剧，也是作者对于世界对于人性绝望的清醒痛陈，昆德拉领悟到生活带给他的启示：“喜剧更为残酷，它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一切都毫无价值。”

删人快语



「奥」康拉德·洛伦茨著 刘志良译
《所罗门王的指环》
中信出版社

所罗门王的指环

□蒯乐昊

所罗门王的指环是一枚魔戒，戴上它，便可以听懂鸟兽鱼虫的语言。即使与动物不属同种，也能跟它们建立起彼此理解和深刻的亲密关系——这种神奇的能力，现代人类已经失落了吗？

康拉德·洛伦茨，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也是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开创者，在1973年，因为对动物行为学研究方面的开拓性成就，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跟同时代的其他动物研究者不同，洛伦茨尽量让他所研究的动物，如在野生状态下自由地生存。因为他相信，只有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动物才会充分展示它们的本性和行为。囚笼不但束缚动物的身体，也会扭曲它们的思维。

这一理念说起来简单，但真正执行却意味着极大的麻烦。洛伦茨的太太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家中始终有老鼠随便乱跑，老鼠还会从他们的床单上咬下整齐的小圆片，然后垫在礼帽里做窝。凤头鹦鹉会在花园里把晾洗衣服上的纽扣一粒一粒啄下来。灰雁会在他们的卧室过夜，然后像个负心情郎一样，一早就从窗口飞走。所有的家具和窗帘上都有无法清洗的蓝色小斑点，那是鸣禽饱食了接骨木果实后留下的排泄物。为了让新生小鸭子唤起对父亲的记忆，可怜的科学家用一连几个小时跪在地上，手脚并用地爬来爬去，并发出嘎嘎大叫。僧帽猴拿起主人的青铜灯，砸破了鱼缸的玻璃盖，并且用一把小钥匙灵巧地转开了洛伦茨书柜的锁，把他的医学教科书撕得粉碎，丢进鱼缸里……但动物学家的种种忍耐，最终换来了动物的信任和依恋。

“有一次我沿着多瑙河散步，听见一只渡鸦响亮的叫声，我也叫了一声回应它。这时，处在高空的大鸟收起翅膀冲了下来，速度快得令人窒息，我感到一股气流向我涌来，突然它张开翅膀减速，落在我肩膀上，轻若鸿毛。这一刻我觉得它所做的一切坏事都得到了补偿。”这样的时刻让动物学家确信，在他和野生动物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所罗门王的指环》就是这样一本讲述“动物私生活”的书，它并非专业论文，而是妙趣横生的通俗性读物。讲述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我们如何通过掌握动物的词汇，重新建立跟大自然的和谐链接。

更令人脊背一紧的是，动物的行为逻辑背后，往往也折射出人类世界的某些隐藏秩序。比如在寒鸦群体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排序，这被动物心理学家命名为“啄序”。“啄序”是通过数次争夺后建立的，每只寒鸦都敬畏比自己高一级的同类。鸟王并不会欺负比自己等级低很多的寒鸦，但对等次仅次于自己的寒鸦却格外暴躁，等级越接近，敌意就越强。这种排序偶尔被“革命”打破，年富力强的鸟儿通过打斗竞争取得王位，其配偶也马上妻凭夫贵，一下子从低啄序的鸟儿擢升为王后。寒鸦夫妻会互相支持，勇敢地并肩作战，夫妻之间不存在啄序，自动处于同等地位。妻子身份会提高到跟丈夫同一等级，但反过来不行，雄鸟不可以娶比自己地位高的雌鸟，这是寒鸦中不可逾越的一条禁律。洛伦茨发现，那只新晋成为王后的低级别鸟儿，就完全没有培养起高等级寒鸦对低啄序鸟儿的高贵和宽容，相反，她体现出一种暴发户的粗鲁，充分利用自己的新地位，对低等级寒鸦发起恶意攻击。

他甚至观察到一次罕见的寒鸦“婚外情”，一般来说，寒鸦夫妇彼此非常忠诚。不像其他一夫一妻制的动物情感会变淡，寒鸦婚姻里的爱与日俱增。雄鸟示爱的方式是给雌鸟喂食，雌鸟则用喙梳理雄鸟颈部漂亮的长羽毛。意外的是，一只痴心而执着的“小三”出现了，每次趁雄鸟半闭着眼睛享受原配梳理羽毛的时候，她就凑到旁边为他梳理另一边的羽毛。三只鸟儿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只要原配在场，雄鸟往往会站在配偶一边，但态度渐渐动摇，某次，趁原配不在，雄鸟没怎么绕弯子，就屈从了对方的诱惑……

“你以为我把动物人格化了？其实你不了解，我们常说的‘人性弱点’，几乎都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这些缺点，是我们跟高等动物之间的共同点。”洛伦茨说，并非是他把人类的特点赋予了动物，相反，他只是在证明，时至今日，在人身上，依然存留着大量属于动物的遗传特性。

隐 匿 之 光

微 言 达 义